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八

明 季本 撰

齊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太公姜姓名尚本四岳之裔四岳封於吕故尚稱吕尚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於營丘爲齊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

里傳六君至獻公而徙治臨菑今青州府臨菑縣北古齊城是也齊風多雜魯詩可以見魯之宜有風矣

雞鳴

經旨曰此賢妃警戒其君以蚤起視朝之詩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賦

蒼蠅羽蟲即小雅青蠅蒼蠅之聲未嘗先於雞鳴天將曙而蒼蠅始有聲耳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也賦

昌盛也東方將明則蒼蠅已有聲矣然猶未大明也故月光尚顯而曰月出之光古者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賢妃幸其尚蚤之辭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賦也

蟲飛薨薨則蒼蠅聲亦在其中可知會且歸者蘇氏謂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得其意矣集傳以為俟君不出將散而歸則恐無此禮耳無乃以我之故而併以子為憎此賢妃欲其蚤起之

辭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

經旨曰獵者相遇因入譽已而稱其賢蓋少年意氣相得而相悅之辭亦不美之俗非可以為訓者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賦也

還便捷貌以技習言猺山名在齊郊並驅者相遭猺

閒而與我同逐兩肩也肩與豜同獸之大而有力者

豕三歲之說有難通處今不從焉儇巧慧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

我好兮賦也

茂以貌美言壯雄健之獸亦以其有力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

我臧兮賦也

昌以體大言狼猛健之獸亦以其有力也○三章言

獸皆以有力者矜其能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

經旨曰舊說刺不親迎也今按諸侯無越境親迎之禮止是出至界上說見春秋私考隱公二年紀裂繻逆女下則婦至而俟著俟庭俟堂亦禮之常耳又何刺焉婦始至未及合卺而即以三俟議其夫此何心哉竊意此蓋賢者刺時君接不以禮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也賦

我賢者自我也著與宁同孫炎曰門内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此賢者始至而其君出至於此以俟之也尚加也加瑱於紞也

〇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也賦

此賢者既入而其君俟之於堂下大庭之内也

〇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也賦

此賢者升階而其君俟之於堂上也〇此詩素青黄

皆言紞也瓊華瓊瑩瓊英皆言瑱玉之美光彩瑩然也人君之於賢者初俟於宁繼俟於庭又俟於堂亦可謂致敬矣但三變其紞之色與瑱之玉以耀其服采之華則其好賢止於文飾之間而其心未必誠於求善道也故歷言充耳之異色異玉而微示譏焉言充耳則衣服可知矣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

經旨曰此女子淫奔之事而男子賦之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賦也

東方之日言初晨也室在寢内謂初入之時也即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賦也

東方之月言初昏也闥在門内謂將出之時也發行

也○日始出而女已在室月始出而女乃在門則來就者終一日而始發行此見女之淫奔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

經旨曰舊說此詩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觀詩意不如此而以此說經甚害義也古之為善者皆雞鳴而起而夙興夜寐以事一人乃臣道之當然也如此則東方未明而顛倒衣裳已疑於遲矣況可以為

興居無節乎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又安可以自公之召爲太蚤邪竊意此詩必賢臣欲勤力事君而不敢荒寧者之所作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賦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自驚其遲起也衣裳方顚倒之而自公召者已來安可不夙興乎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賦也

晞明始升而微照也令命令猶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比也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賦也○莫音暮後凡晚暮之莫並同

柳楊之下垂者樊與藩同籬也圃菜園也圃樊之則為園瞿瞿心懼而左右相顧之貌柳性柔脆折之以樊其圃此事之易辦者也而狂夫以勇敢之志為之猶瞿瞿然恐其後時而難集況於國事所係之重而可荒寧乎晨夜者當夜而即以為晨也不晨夜則為不夙不夙則必至於晚而行之不逮矣甚言不可不

蚤起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

經旨曰此詩魯人所作刺文姜恣意如齊而不知恥也何以知其作於魯人乎以詩稱齊子則知之矣桓公如齊不返魯人絶不為親故春秋於莊公元年夫人如齊原魯人本心而去其姜氏今稱為齊子使若宋女然正此意爾舊說以為刺齊襄公也則此詩語

意似不為齊或又以為刺桓公則此詩作於桓公既沒之後亦有不通焉者蓋桓公四年始娶文姜以庇紀故與齊絕無往來凡十四年而始與文姜同往終桓公之身文姜僅一如齊公又在焉其時襄公未宜有懷私之心而桓公亦安得有縱淫之事及桓公既沒文姜乃始恣行安可謂桓公為縱乎雖襄公後有鳥獸之行不為無罪然詩入本為魯而發所重則在文姜耳然則此詩豈非魯風而誤入於齊者邪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興也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興意

南山齊南山也崔崔猶崔嵬言高也綏綏安舒相待之意蓋狐妖媚之獸故以喻齊人待文姜之來也文姜之與齊人淫者不知幾人不可專以為襄公也蕩平曠也歸嫁而歸魯也懷謂文姜思齊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興也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興意

屨舄類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也夏葛屨冬皮屨舄從朝祭正服屨則次之蓋常用者也故以屨言周禮屨人註有繶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之五等每屨皆二隻故言五兩兩亦雙也緌垂也謂冠纓之下垂者纓惟一等故單言雙蓋謂屨下冠上貴賤雖殊而各自為匹不過於多也庸謂用此道以歸魯也從謂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而今乃從齊也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興也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

曰告止曷又鞠止興意◯衡音横從音蹤取音娶後凡此類並同

藝樹也鞠窮也婦人以紡績為事故以藝麻起興而言當藝麻時可以在畝中縱横而娶妻則必以正禮請父母之命故既嫁不可妄行也桓公娶妻時父母已没而此云告父母者告廟亦事死如生之禮如楚子圍所謂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也鞠謂窮其所往是為妄行矣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興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

曰得止曷又極止_{興意}

婦人以執爨為事故以析薪起興而言析薪時可以用斧截斷而娶妻則必以正禮聽媒妁之言故既嫁不可專斷也得得相合也極謂從其意之所極亦專斷之意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

經旨曰此詩欲人循序漸進而不躐等遠求也集傳

得之矣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比也

無田之田佃也謂耕治也甫田之田謂大田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人力不能芟治而致其驕縱也忉忉憂思貌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比也

桀桀亦人力不能芟治而致其桀傲也怛怛慘切貌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比也

婉孌少好貌蓋委曲順從之意丱兩角貌未幾不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者冠之大號加冠則成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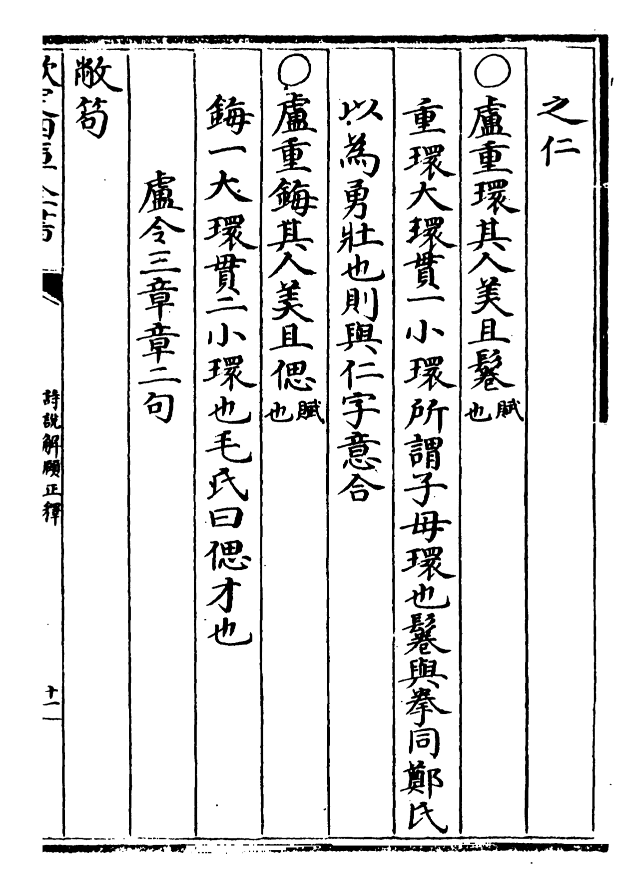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

經旨曰此稱美獵者之詩亦淫俗也大意與還同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賦也○令平聲

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仁如叔于田洵美且仁



之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

重環大環貫一小環所謂子母環也鬈與拳同鄭氏以為勇壯也則與仁字意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

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毛氏曰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

經旨曰此刺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亦魯風也舊說魯桓微弱不能防閑則桓公時文姜尚未肆集傳得之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比也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賦也

敝壞也笱說見邶谷風鰥毛氏以為大魚蓋本孔叢子然此詩以配魴鱮且入笱中者必非大魚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比也齊子歸止其從如雨賦也

鱮似魴亦謂之鰱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比也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賦也○唯音委

唯唯出入不禁之貌○此詩三章皆以敝笱比魯莊公也夫死從子莊公當知所自立矣齊子反歸於齊而從者如雲如雨如水言其衆多而勢不可遏也雲雨水皆有陰氣感通之意蓋以況從行者之有淫心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趙伯循曰或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化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

載驅

經旨曰小序云齊人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據序說則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一章四句之中分作二人辭意斷續華谷嚴氏辯之謂四句並言文姜文意方貫今以詩辭考之皆優游行樂之意未見其疾驅也蓋魯人刺文姜之言故舉魯地要亦魯風耳集傳以為齊人所作似亦不然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賦也

驅以策馬言也薄薄猶言畧畧不急之意也簟編竹

為方文席也茀詳見碩人字義朱漆以朱也鞹獸皮以皮鞹車之前後也夫人之車當用翟茀而以簟但以革鞹漆之而不用他飾取其固而可久也發夕謂行而遇夕即宿於其舍不急於計程也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 ○濟子禮反豈開改反後凡此類並同

驪馬黑色也濟濟齊一貌凡言濟濟皆整齊相濟之意以此言馬則非馳驟者矣瀰瀰謂入於水中而為

其所蕩漾見嚮之緩而非有如組之勢矣豈弟樂易也蓋温言煦人之意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賦也○彭必亡反

汶水源出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西南流經本州徂來山之陽與小汶河合又西南流至兗州府寧陽汶上縣界在齊南魯北自魯至齊之道湯湯沸騰之貌彭彭多貌翺翔者緩舉盤旋之貌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賦也

滔滔下流貌儦儦衆貌○上章言翺翔此章言遊敖正見其優游行樂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

經旨曰魯莊公容儀伎藝之美人罕及之但不能防閑其母使與舅氏私焉故齊人叙其美而稱之無一貶辭但曰展我甥兮而其重齊輕魯之意隱然見於言外可謂婉而盡矣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賦也

猗嗟歎辭抑若揚言其長之不能抑也美目之揚目在廣眉之上也詩中凡言揚者皆以額廣為義故毛氏於此亦曰眉揚集傳獨以為目動則於他言揚者有不合矣頎長目揚即是昌意此言其容貌之美也趨疾走也蹌鳥舞貌巧趨如鳥之舞此言其禮度之習也射則臧言其技藝之精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賦也○射音食後凡以入射之言者並同正音征

美目之清乃其所以得名者此言其容貌之美也儀既成終事而無所違言其禮度之習也終日畫一日也盡日張侯以射蓋自試其藝非禮射也若禮射則三而止謂三番射訖即止豈待終日哉正者侯之中射之的也射不失正言其伎藝之精也姊妹之子曰甥展我甥者言其以甥之親而在齊能為齊重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賦也

清揚婉乃其所以為孌者此言其容貌之美也舞象舞勺舞之類選異於衆也此言其禮度之習也貫中而貫革不但中的而已四矢者每射必發四矢即孟子所謂乘矢也反複也中皆得其故處有力故也貫革之射故足以禦亂此言其伎藝之精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八

詩說解頤正釋卷九

明 季本 撰

魏

朱子曰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魏地入晉久矣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篇中公行公

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葢不可考矣今按魏在汾水之曲故城南西並去大河二十餘里北至首陽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季札歌魏而謂為明主此與春秋傳閔公元年卜偃辛廖占畢萬賞魏之辭意同葢戰國時見魏稱王而附為誇大之言如後世追述符命云爾豈非邪說乎

葛屨

經旨曰此詩葢為富而不好禮者發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賦也○要與褄同

糾糾盤結貌摻摻與纖纖同小而嫩也要裳腰襋衣領好人富貴人也葛屨可以履霜女手可以縫裳言無不可也女手而曰摻摻女之小者也言雖小女可以縫裳而治要襋雖好人亦必服之此勤儉之俗美俗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賦○辟與避同後凡也退避之辟放此

提提警惕貌宛委曲遜順貌辟避路也凡讓而避者必左象揥說見君子偕老言好人之心常提提然警惕惟恐召禍故與人之際宛然左辟常退讓以自全至於首之所飾者象揥而已初無金玉之美雖好人而服象揥可見其儉矣禮與其奢也寧儉儉美德也但富而不好禮則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終成自私自利耳故詩人以為褊心而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

經旨曰此美隱者之詩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賦也○莫音暮

汾水出太原府晉陽山西南入河蓋即自晉入魏也沮洳水浸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采莫可以充食也無度非尺寸可量也公路

主君路車之官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賦也

方彼一方也蓋隔水望見之稱采桑可以供蠶公行即公路以其主君兵車之行列則曰公行耳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賦也

一曲謂水曲流處藚葉似車前草一名水舄即今澤

舄也采藚可以為藥公族掌君之宗族者○賢人隱於汾水之間采莫采桑采藚足以自娛故見之者稱其美不可及而與在位者殊不同也公路公行公族皆晉之貴大夫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

經旨曰賢人懐才而不得用有憂世之志焉故作此詩舊說謂憂其君國小而無政未為盡得詩意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興也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興意○何其之其音箕後凡以其為語辭者並同

果為核肉為殽果不言核而言殽猶禽不言雄而言壯也心之憂者具在我而人不用不能無不豫色之意也我賢者自謂歌者長言也本歌曲之總名與謡相對則合曲為歌徒歌曰謡有感即歌如太山梁木之歌未必合樂則謡亦但當為歌而不已之名耳故

陳氏暘曰謠者歌聲之遠聞也士未仕之稱驕者以其輕世肆志而言彼人指當國之人也以當國者為是則同流合汚之類所以為不知我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興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興意

棘小棗說見凱風行國謂出遊於國中也罔極亦有驕意○此詩二章言桃棘皆果之賤而有實則可以

為穀而食以興人有實德而不見用此當國者無意於治所以憂世者不能不切於心也然有不可與人言者則亦歌游自肆而已不知我者則謂我乃士也而驕縱無極亦何為哉以其無志不以世道為憂故不思也思則必能知我耳此可見其憂世之心矣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

經旨曰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而想像其念已之言也

集傳得之矣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賦也

山無草木曰岵上與尚同止獲也古以見獲爲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賦也

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婦人之情最憐少子無寐猶言醒睡棄謂棄屍於外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賦也

偕謂與同役者俱無失伍也○此詩想像父母及兄念已之言曰無已曰無寐曰必偕皆勸其子弟勤於王事則猶得歸而不至於死也亦可見其家人皆有為國之忠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

經旨曰此里宅同居之友見世亂國危而相約歸田之詩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賦也

十畝者兩其五畝之宅也古者一夫各受五畝之宅宅必依田以居子者指同仕之人蓋居亦同里者故合兩家之宅言之而為十畝也自漢儒以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為說而其義遂不可通矣辯見讀禮疑圖卷之一閑閑閑暇自得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賦也

十畝之外謂不但同仕者之兩家盖併同井之八家而言也泄泄舒而不廹之貌此則又得與鄰里同樂矣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

經旨曰君子以無功素食為耻不敢怠其勤勵自强之志故詩人美之而作此詩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興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興意○猗與兮同縣音懸後凡懸掛之縣并同

坎坎伐檀聲檀木性堅可以為車者寘安置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狩亦獵也張羅而守之曰狩捷躐而取之曰獵縣縣於庭而暴之也貆貉類素空也餐吞食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興也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興意

輻在車輪中輳轂者老子所謂三十輻共一轂也亦伐檀為之直波文之直也億孔氏以為刈禾之把數也特豕特生之名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興也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興意

輪車輪亦伐檀為之漘厓也郭璞云上平坦而下水深為漘淪者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熟食曰飧○伐檀為車車至水澤腹堅然後可用然當河水方清未凍之時檀已先伐而寘於水次不以其未用而遂怠於伐也正以力必先勞而後可以得食耳如先稼穡然後得禾先狩獵然後得獸此皆治生之不可怠者也故以興君子之立德立功其得食不虛蓋先有其具矣君子指學道者言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

經旨曰民苦虐政不得已而欲歸仁故作此詩當此時賢者不能不辟地況於凡民乎其情亦可閔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比也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賦也○貫音慣下章同

貫習也樂土有道之國而可安者也莫我顧謂初無念我之心也得我所謂得其所安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比也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賦也

莫我德謂不以恩德加我也得我直謂可以直道而行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比也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賦也

苗指嘉穀謂禾也不我勞謂不肯慰勞我也永號長吁也○慶源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

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九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

明 季本 撰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爕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華谷嚴氏曰成王封弟

叔虞於堯之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為晉
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
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晉之遷徙不一歴
歴可考自叔虞始封於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自晉
陽徙曲沃八世至穆侯自曲沃徙絳十世至昭侯自
絳徙翼自昭侯以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併晉又
自曲沃徙絳集傳曰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
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

其始封之舊號耳今按經之所録必唐時詩非晉後詩也故以唐名而今亦非舊次矣晉陽即今太原府治曲沃今為解州聞喜縣絳翼俱在翼城縣東南屬平陽府

蟋蟀

經旨曰國人乘農隙燕樂而不敢過於荒也故作詩以警戒之如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賦也

歲暮云者即豳風七月所謂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曰為改歲之意也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懼貌即無荒之意惟良士能之欲取以為法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賦也

外餘也謂思慮之所不及者蹶蹶恐有顛蹶而以為懼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賦也

役車庶人收納禾稼之車即牛車也詳見大車字義

慆過也休休以安為念亦懼意也集傳釋此似未盡耳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

經旨曰此刺儉而不中禮之詩非謂可以及時而樂

也與前篇蟋蟀之指大不侔集傳以為荅前篇之意失之遠矣

山有樞隰有榆興也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興意○婁音樓樞荎今刺榆也為茹美滑榆種頗多但皮理異耳此與樞對則榆之白而為枌者故陸璣遂謂榆為白枌也曳拖地也婁曳而至於褸裂也宛坐見貌愉樂也

○山有栲隰有杻興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

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興意

栲山木也爾雅謂之山樗陸璣則以為誤而曰栲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輪或謂之栲櫟杻檍也葉似杏而尖色白皮正赤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廷內謂堂寢也洒埽以水濕地而埽之也考擊也保居而有之也

○山有漆隰有栗興也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興意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故曰日鼓瑟人多憂則日短惟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華谷嚴氏謂來日已短宜及今作樂以引延此日非也○此篇以山有樞栲漆隰有榆杻栗興子有衣裳車馬廷內鐘鼓酒食相應惟在有字大意言天地變化草木蕃未嘗閉而不發也人於衣服車馬宮室器具飲食凡禮所當為者乃皆閉而不用徒自憂苦畧無隨時自得之意何哉惟其富而不好禮故鄙吝至於如此耳故詩以

刺褊狹固陋之人則可若以為人不可不及時為樂則將使人荒寧自肆非所以為訓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

經旨曰此諸侯訪賢者於其所居之地而咨其密謀之詩也舊說以為國人將叛歸桓叔而作則害義傷教之甚不可以為訓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

何不樂興意

鑿鑿巉巖貌素衣朱襮諸侯自言其所服也此中衣以布為之素衣而露襮則袒而見美矣子指賢者即君子也沃賢者所居之地

○揚之水白石皓皓興也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興意

皓皓潔白也繡襮之繡領也鵠亦賢者游息之地蓋其所居在沃而游息或在鵠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興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興意

粼粼水流石間而有粼粼也命賢者之教命也○此篇皆以水石起興蓋指賢者所居水石之間又以見其悠揚之中常存剛介也諸侯親至其地而訪之以得見為幸及聞其教命但中心藏之而不敢以告人蓋賢者因諸侯求見之誠而其言痛切時弊諸侯恐其為人所忌故不敢泄也非真心求治者能如是乎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

經旨曰此美德盛而致宗族蕃衍也小序以為君子見沃強盛知其蕃衍則桓叔之篡竊何足以語碩大之德哉辯說固已不信其然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比也彼其之子碩大無朋賦也椒聊且遠條且比也

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辭盈升一掬即盈升言其多也遠條長枝也之子指君而

言碩大者推親親之愛以及於人而成其大德也無朋者言其無朋比之私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比也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賦也椒聊且遠條且比也

篤厚也言德積之厚也○此詩以椒實比宗族之蕃衍而言其君有碩大之德所致故又即椒聊而嘆之以條之遠者明其蕃衍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

經旨曰此女悅男之詩亦淫風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賦也

綢繆猶纏綿也良人指男子子女子自稱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賦也

芻草也邂逅不期之會女遇男而悅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賦也

戶室戶也粲舊說以女三為粲故指女言竊意男子亦可以為粲如束皙補亡詩所謂粲粲門子是也○束薪芻楚以綢繆其所居上可以見三星則非富家深窓之室矣詳觀詩意當是淫風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

經旨曰此詩之意欲人厚於兄弟而篤親親之恩非真無兄弟而自傷其孤特也但不知其何所指耳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興意○比毗志反後凡親比之比並同

杕特生也杜赤棠也說見甘棠湑湑潤澤貌踽踽無所親貌行之人非同父也比親也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興也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_興
意
菁菁茂盛貌衆衆無所依貌同姓以同宗言亦謂兄
弟也行之人非同姓也○言杕杜雖特生亦有湑湑
菁菁之葉以庇本根人苟獨行而無兄弟則無庇矣
見人不可無兄弟也非兄弟則為行路之人矣行路
之人相遇何嘗相親比乎其所以不相比者正為人
之無兄弟者不相助所以為行之人也此即常棣所
謂雖有良朋況也永歎之意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

經旨曰此國人美大夫能順民心而爲治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賦也

袪詳見遵大路字義居居各安其所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賦也○褎與袖同

究究各盡其分也好言其善也○大夫治民能順所

欲故國人稱之曰服此羔裘者從我所欲而為治故人人各安其所各盡其分而他人之分治者亦體大夫之意而皆有恩及人故曰豈無他人然皆大夫之所倡率也故特歸美焉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

經旨曰民困於征役而不得以養其父母故作此詩以叙其無所控愬之情也觀王事靡盬之言意其當

為王風而誤入於唐耳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比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賦也

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也非櫟也詳見綿字義鴇本水鳥性不樹止以下無可棲之地而集於苞栩之上如易所謂鴻漸於木或得其桷以比民之性本欲安居而久勞征役急於求息也王事以周室言盬從監從古乃監視古

昔之義靡盬則視古不若謂世道之亂也怙恃也謂恃子以養也無所控愬則歸之天而已後二章義同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比也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賦也

棘小棗極所至之處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比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賦也

行列也常復其常也○黍稷稻粱詳見七月字義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

經旨曰此美賢士在下位者德稱其服之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賦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賦也

七六皆受命之數按周官典命侯七命王之卿六命內外之爵惟上公九命王之公八命然異數不常加人也故舉侯之七命卿之六命者以言其服之為貴

耳凡輿服等威上得以兼乎下故七命者得服七等之衣六命者得服六等之衣蓋畿外之侯畿内之卿受天子之命其貴至於七六之數而服其服者亦常有之但不如子之安而吉且燠耳蓋賢者德稱其服其心無愧也子必指賢而在下位者今亦不知其的為何人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

經旨曰此寒士好賢真切之詩也集傳得之序以此亦為刺晉武公而作可發一笑唐風不過十二篇而連及曲沃武公者十居八九豈其國止有武公可言邪其識之陋亦甚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比也）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賦也○飲音蔭食音嗣後凡取飲之食之之義者並同）

杕杜獨生道旁言其蔭不足以休息以比巳之寡弱不足以致賢者也噬發語辭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比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賦也）

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

經旨曰此婦人以其夫征役或至喪亡而誓死以守之之詩也程子以為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而華谷嚴氏則直以為悼亡今觀詩意角枕錦衾之粲爛旻

日冬夜之懐思豈悼亡者之所宜言乎但曰予美亡此則知其或已喪亡而心猶兾其歸也其情亦可哀矣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比也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賦也

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葛蒙楚而蘞蔓野以比已死則覆楚棄野之意予美亡此者謂其夫或喪亡也

誰與獨處程子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比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賦也

域塋域指墓而言蓋婦已期於死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賦也

角枕猶言角巾言其方也粲爛皆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角枕錦衾非縞素之服故不可言於夫亡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賦也

夏日冬夜言其永也居以墳墓言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賦也

室以塚壙言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

經旨曰此賢人被讒退隱首陽而作此詩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賦○舍音捨後凡捨置之舍並同也

苓即蕳兮隰有苓之苓首山名即禹貢雷首在平陽府蒲州東南山南曰陽巔山頂也苟猶言或者不敢

必焉之辭也旃之也苟亦無然蒙上三句之意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賦也

苦即邶谷風荼苦之苦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賦也

葑即邶谷風采葑之葑○賢人被讒隱於首陽而言

采苓采苦采葑以供食亦無不樂但人之為言或有

不可信者謂不必其皆實也若舍之而或不以為然則人之為言豈有得行者哉正以其必可信而畧無所疑故人得以行其言耳不為必然之辭而曰苟者不敢自決其無招謗之實而欲人之少加察也婉而不迫亦可見其心氣之和平矣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一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張五諧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一

明 季本 撰

秦

朱子曰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

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今按伯益與稷契同時佐舜而伯益又復相禹七年稷契皆為諸侯則伯益必亦為諸侯矣但後失其官而居西戎以保西垂亦猶周不窋失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也直至周孝王時始使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汧水在今鳳

翔府隴州汧陽縣南一里渭水在南由廢縣南四十里今為隴州地東南汧水入渭之處即秦地也孝王時尚在畿內而命非子邑之蓋與之近地使之食力以便養馬非封為附庸之國也故宣王時始命秦仲為大夫則漸進之而秦之族自是亦浸強矣及平王東遷其後世以兵送之封為諸侯是為襄公資之以逐犬戎而遂有畿內八百里之地豈以當時周德既衰日蹙國百里而沒於西戎之地隨其所闢歟夫秦

伯爵也制地七十里而與之以八百里之廣且併岐豐故都而授之非禮甚矣東遷之前秦地猶屬畿内至於德公兼併及雍而其强遂不可制得非封國過大之故邪季札歌秦而曰能夏則大此後人見其强大稱王時之言也兹非邪說乎秦即今鞏昌府秦州德公所徙之雍今鳳翔府鳳翔縣地鳥鼠山渭水所出在今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宋時亦屬秦州

東鄰

經言曰賢者嘗遭暴虐憂死不遑晚遇時君能屈已忘勢而與之同樂故喜及見之而作此詩也舊說以為創見秦君車馬侍御之盛而誇美之於未見君子既見君子之義何所當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賦也

鄰鄰衆車密比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君而言寺人守門之閽也令備使令以通命也

○阪有漆隰有栗興也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

者其耋 興意

阪陂陀隰下濕非高平之地漆可飾器栗可實籩皆有用之材言阪隰之間亦有嘉木以興夷方之國亦有賢君也八十曰耋

○阪有桑隰有楊 興也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意

楊柳之楊起者也桑可為弧楊可為箭亦有用之材

○秦近西戎其俗尚陋故賢者言未見君子之時但

見其輿從出入車衆馬良而人有欲見國君者必先使閽人傳命通之似亦仍其故習而已及既見之則相與並坐鼓瑟鼓簧以為樂屈巳下人畧無驕傲之氣豈非時俗之僅有哉故又言今日若不享此樂則老死將及必不能逮蓋幸其得見之辭欲及時而為樂也其所感於往日之惟憂者深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

經旨曰此刺秦君之用私人恣游獵也葢以此詩比之車攻氣象迥别故知其爲刺耳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賦也

驖黒色如鐵也阜肥大也媚愛也駟馬驖色而甚阜馬之良者也御者把握其轡以制馬之遲速使之惟手是聽見其善御也云媚子則非正人矣此言從狩者惟私人而所重在御者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賦也

奉者下奉上之辭時是也辰牡及時之牡獸謂翼送時所宜用之獸也如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蓋君乘田車虞人乘佐車從左驅禽此即毛氏所謂虞人翼以待公之發周禮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即其事也左之者命御者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左乃為中殺御禮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耳拔矢括也言御者能從公意欲左則左而公舍矢則中此即御者與射者比而得禽獸之意也蓋

詭遇獲禽非聽其不用命者此小人之心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賦也

閑習也謂不待指示而閑習於北園之道也雖為馬言而御者之善觧公意亦可見矣輶輕也輕車驅逆之車也鸞鈴也鑣馬銜外鐵置鸞於鑣也詳見蓼蕭字義獫歇驕鄭氏以為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王雪山戴岷隱嚴華谷皆以為非别以歇其驕逸為觧但短喙歇驕之釋起於爾雅必是犬名而喙

之短否則未有以考其必然耳古者狩以講武主習馳射擊刺未嘗以鷹犬從禽也今載獫歇驕而特用鸞鑣之輶車重禽荒之樂真衰世之事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

經旨曰秦伐西戎飾其車甲而選卒不精至使士人遠戍久不得歸故婦人思其君子而作此詩也有刺意焉舊說以為美襄公者非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

收所以載俴之取其便也輈所以駕楘之取其堅也游環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出也脅驅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入也陰靷鋈續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前也文茵所以藉馬頸也暢轂所以安車行也加茵則馬頸不易傷暢轂則車輪不易敗而後可以駕騏馵矣此皆言兵車器具之脩也君子指其夫言云溫其如玉則

士人德性之温厚者而非勇力之武夫矣板屋築室而居以為久戍之計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毛氏曰西戎板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

合盾則車有防繁軜則轡不亂此皆言車馬服乘之用也在邑即板屋所居之地方將也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賦也）

○（厭平聲後凡厭厭並同）

此章言甲兵裝飾之盛使其君子行役久而不歸故思念之深坐卧不寧也厭厭久也以久成言也秩秩德音謂其德之見於言者秩然不亂而非若他人之有怨也此亦温其如玉之意○此詩極稱車馬甲兵之盛宜可以壯軍容威敵志然在西北方必多勇悍

之人不能精選而士人之温其如玉者乃不得免焉
則其政事之不均師徒之無實亦可知矣安能決勝
千里之外哉是以久戍戍方歸期甚遠婦人以其夫
之不堪任此役也故思念及之而其夫無懟上之心
其君無息兵之策具可見焉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

經旨曰此詩言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也蓋知學者所

作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比也

蒹葭詳見碩人孚義白露露至秋而白也伊人猶曰此人指道之所在而言也遡向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比也

未晞秋露重而不易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
其逆上之難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
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比也
未已秋露重而不易止也右舊說謂不相直而出其
右今按右無不相直之義必遡洄在其所居之右故
耳○此詩以蒹葭白露為喻見秋為晚景日月逝而
歲不我與不可不惜也然而道有定在猶伊人之在

一方也遡洄而求是遠人求道也則遠且長而難至

順而求之求之於身也求之於身則即此而在我欲

仁斯仁至矣宛在水中央何遠之有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

經旨曰賢者因國君親來見己故作此詩以美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

君也哉賦也

終南鎬京之南山在今西安府鄠縣南三十里條山楸也色白宜為車板君子指其君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衣狐白裘而以素布錦衣裼之也渥丹猶簡兮所謂渥赭言其有樂意而顏色赤澤也其君者稱其可以為君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賦也

紀山之廉角處猶柳宗元所謂輿如也堂山之寬平

處猶柳宗元所謂曠如也黻黻膝其狀如亞兩已相戾也黻繡於裳而衣無文因裳而名為黻衣耳此加於錦衣之上者也壽考不忘祝其壽考而不可忘也

○終南者賢者所居之地而其所有惟條梅紀堂耳不敢自以其地為生賢也國君屈已下賢而至於此則真足以為君而宜其壽考矣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黄鳥

經旨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事見春秋傳文公六年

交交黄鳥止于棘興也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意

從從葬也殲盡贖貿也

○交交黄鳥止于桑興也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興意）

防當也謂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黄鳥止于楚（興也）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意）

禦猶當也○此詩以黄鳥起興正以目三良也蓋黄鳥善鳴者也當時三良於穆公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交相往來亦如黄鳥之善鳴而交交也止于棘桑

楚人所共見之地也若止於丘隅則人所不見而可以免矣此見三良雖忠而未免傷於直也然其賢則人所共惜故欲百其身以代之耳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

三良殉葬之事實秦康公所驅也康公為世子時三良正為穆公所信用其言必有非康公所悦者如燕惠王之於樂毅也故使以忠殉穆公豈非假此以害之乎或謂穆公命從

已死而三良從之葢本左氏則又邪説也夫穆公用百里奚以霸顯名垂後乃賢君也豈肯使三良從葬而肯從葬者又兒女子小不忍之忠也三良亦豈肯為乎觀臨穴惴惴之言則為康公所迫而非三良所欲可知矣然則謂從穆公之命者乃文姧之言耳既殺其父之賢臣又欲自文而歸咎於父其為不孝孰甚焉三良之被驅豈其所得已哉若秦之

有殉要亦起於殉所嬖愛之人而其人亦自以殉為盡忠也因遂習以成俗意必不及於賢臣而亦豈至如史記所謂從死者六十二人與百七十七人之多哉況穆公之賢又不可以妄議矣

晨風

經旨曰此賢臣被棄而思慕之詩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比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賦也

鴥疾飛貌晨風鸇也似鷂因風飛急善擊鳥雀鬱茂盛貌欽欽憂而不敢肆之意言晨風疾飛而入鬱然之北林深而可棲也此以比賢者去之速而得其可隱之地也君子指其君言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賦也

櫟橡斗即皂斗也其實房生其房名梂詳見綿字義

駮梓榆也樹皮青白如駮馬色故謂之駮櫟駮亦據歸隱之地所有者而言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賦也

棣常棣也爾雅以常棣為棣詳見七月字義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亦據隱居所有而言如醉則憂又甚矣○此詩言速歸所隱之地而享所有之櫟駮棣檖亦無不樂但心常以不得見君子為憂耳蓋

不得於君則熱中之意我未忘君而君如何忘我邪

此見其惓惓之餘意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

經旨曰此將帥與士卒同甘苦者所作必襄公始封為諸侯時詩也蓋當時猶以王命興師故有王于興師之言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

子指士卒言袍衣之有表者也以綿實之用新綿則爲襺因舊絮則爲緼同袍者解衣衣之之意戈鈎孑戟也詳見下章字義矛指酋矛攻國之兵也詳見字義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

澤與襗同袴也以其親膚有垢澤之義戟車戟也詳見字義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

此詩將兵者自言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衣服乎蓋王將興師當備器械而與子同事則所服用不容不與同耳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

經旨曰春秋僖公二十四年晉惠公卒重耳自秦歸

立是為文公秦康公時為世子送之渭陽故作此詩然康公殘忍薄行人也未可以許其本心之良意必穆公知文公之賢令康公篤親親之恩而因以重禮相贈歟詩雖康公所作實以見穆公之美也穆公卒從文公敗楚勤王以成霸業其原蓋在此矣及穆公既沒康公即乘文公之喪而伐之兵爭不息其本心何在哉故渭陽之思歸美於穆公可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賦也○乘去聲

泰穆公夫人晉文公之姊也生康公故康公稱文公為舅爾雅曰母之昆弟曰舅乘黄路車中有黄馬四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賦也

悠悠我思者謂寓懷於文公者長非謂念母也瓊詳見木瓜字義瑰孔氏謂美玉之名是也毛氏以為石而次玉則不可以為瓊矣珮玉詳見有女同車字義范氏處義曰以瓊瑰為佩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集傳所述左傳載晉文公事多失其實辯見春秋私考僖公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

權輿

經旨曰此刺時君不能敬賢如始不足以任重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

夏大屋具也渠渠猶勤勤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

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此古註說是也無餘者僅足食也有餘則可以備餕承當也權在衡輿在車皆能任重者不承權輿言其不足以當權輿之任也舊說以為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而嘆其有始無終則是較短論長之言其德不廣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

四簋以盛黍稷孔氏曰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是禮

食此言每食則是平嘗燕食器物不具故惟四簋今

按上章言無餘則猶足食今曰不飽則食不充腹見

其益薄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毛鄭以來皆以四乎字各為句蓋乎與輿協

韻故也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一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二

明 季本 撰

陳

朱子曰陳國名大昊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黄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今按陳即今開封

府陳州也鄭譜謂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此因詩中有此辭而附會也恐武王之女親被太姒之化必不如此意者春秋時陳服于楚楚敬鬼尚巫而漸其俗也華谷嚴氏謂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據株林為說也亦不知古經果如是否耳

宛丘

經旨曰陳俗遊蕩無度故詩人賦此以刺之也集傳

得之矣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賦也）○（湯放浪）

湯蕩也情謂遊樂之情思也望謂人所瞻望之威儀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賦也）

坎詳見伐檀字義值遇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賦也）

缶瓦器非樂器但民俗用以節樂耳易所謂鼓缶

予所謂鼓盆即此事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

經旨曰陳俗淫蕩每以賽神會男女如仕族之女亦出遊焉因男子悅已而贈遺之此淫俗也故詩人賦其事而刺之直斥子仲之子而又言不績其麻其爲刺謂明矣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賦也

枌說見山有樞栩說見鴇羽華谷嚴氏曰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間乃國之交會處又有枌栩二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之子乃婆娑遨遊於其下蓋相誘悅也張子曰婆娑不必謂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令也遨遊於市井中爾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賦也

穀善差擇也擇其日之善者謂其晴明無陰雨也凡民俗賽神必擇吉而會衆原野也蓋賽會之處在南

方之野而子仲之女遨遊於此耳觀不績其麻之言可以知其為女子矣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賦也

越於也鬷總也衆也國衆總於是日而往也荍荆葵也小草似蕪紫色多花少實葉又翹起握椒一握之椒椒芬芳之物也視爾如荍愛之甚也貽以握椒知其愛已而以香物致慇懃也衆聚之中而二人自通情欵不以為恥焉故詩人即其言而爾我之以見其

無恥之甚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陳聖人之後不宜有此夷俗葢必其國近楚服從日久而變於夷矣今楚之南鄙當川貴之交尚有男女出遊女以答歌擇配者豈其遺風尚有存者邪

衡門

經旨曰集傳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得之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賦也

衡古文横字也横木為門無阿塾堂宇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與泉水之毖同言其流也洋洋安流廣長貌樂飢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賦也

魴說見汝墳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賦也

鯉詳見魚麗字義○陸農師曰河性宜魚故曰河之

魴河之鯉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

經旨曰小序謂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得之矣集傳以為男女會遇之詞則恐非淑姬之義耳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興也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興意

池城池也陳之遊者多在東門故即其池而言漚麻

水經註云陳東門有池水至清而不耗竭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興也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興意

紵苧也科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去其皮之表以其裏緝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興也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興意

菅說見白華○此詩以漚麻漚紵漚菅起興即女工而言也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

淑姬孔氏曰晤偶也傳以晤爲遇亦對偶之義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夫日夜處而無間庶可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

經旨曰此男女期會而有不至者故因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興也）昏以為期明星煌煌（興意）

牂牂葉盛可藏貌煌煌大明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興也）昏以為期明星晢晢（興意）

肺肺猶牂牂貌晢晢明意見貌○東門之楊葉盛可以藏蔽但以失黄昏之期以致明顯耳此必男子有他志而失約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

經言曰賢者以人之不良而欲諭之於道故作此詩以箴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興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興意）

棘蒺藜也詳見楚茨字義斯析也墓門乃葬死之地而棘生焉猶人之趨惡道也棘必藉斧以斯之猶人之惡必藉賢人之言以去之以墓門之棘起興喻為惡者乃死亡之道也夫指其人也不良惡也不已不

改也賢者言此人之惡國人皆知宜乎改矣人皆知之而不改昔者果誰使之然哉追言昔之相與處者使之而然所以今日之言不及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興也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興意

梅美木也墓門有梅言人雖惡而善心猶在也鴞怪鴟其聲主凶惡鳥也萃集也訊告也鴞集於梅則若小人之攻善者衆矣故以起興而言此人不良我今

作歌以訊之汝復不顧我訊至於顛倒之時而始思我則無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

經旨曰此淫女憶所私者而憂或間之之詩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賦也○邛音蛩

防者防備之意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註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所以自防隱防之為義蓋取諸此鵲巢

者鵲善為巢且知避風故以比居室綢繆如鵲巢然後可以防人也邛與梁同韻會云稰也熟穫曰稰玉篇云稰食也蓋穫以供食之意旨苕美菜侜猶迋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賦也

唐堂下至門之路即堂塗謂之陳者也甓即磚也以磚砌路則平實而不患於傾跌矣旨鷊亦美菜可供食者也○淫女言我所居室可敝而甓可行又有美菜可食以待所美之人亦可一來為誰所侜而使我

心之懷憂乎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

經旨曰此詩男子因女子有相念之情而思之亦淫風也

月出皎兮興也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興意○僚音了

皎月光潔貌佼好也僚好貌舒遲也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默憂也

○月出皓兮興也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悄兮興意

皓月光白也懰好貌孔氏云一作嬼妖也懮受憂藏於中之意悄心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興也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興意

照光及人也燎明也夭紹夭媚而其心糾緊也慘戚然不樂也○當月出之時感其所見而言月光能照所美之人而其人則外若舒遲而中實急切有使人不能忘者安得不勞我心之懷思乎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

經旨曰陳靈公委政於夏徵舒就之決事焉故國人作此詩以諷之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

株夏氏邑野外曰林即株野之外也南徵舒字也集傳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賦也

此言從夏南之意馬馬之大者駒馬之小者既有乘馬又有乘駒可見車之非一乘矣但言乘駒而朝食則見其不欲以徒衆煩夏南耳

株林二章章四句

左傳所載陳靈公通於夏姬之事不可謂無但中間亦有失實者靈公之適夏南豈盡為夏姬哉徵舒威權已重勢力已强故就之決

事因朝食焉然言朝食則非夜聚也言乘馬則非微行也當國柄臣豈肯顯然使其母與其君淫於家哉然不能正身以威巨室則靈公見弑之原盖在此矣其事詳辯於春秋私考宣公十年陳殺其大夫洩治下

澤陂

經旨曰此亦男懷女之詩淫風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與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

涕泗滂沱 興意

澤水所鍾也陂澤之障也蒲詳見王風揚之水字義無為無心於理他事也涕自目出者也泗自鼻出者也滂沱雨盛貌言其如雨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 興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興意 ○卷其員反

蕑當作蓮卷言鬢髮之美其垂如拳也悁悁言其憂思如水流之涓涓不息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興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興意

儼矜莊貌輾轉詳見關雎字義伏枕卧而不寐伏於枕也○澤陂美人所居之地也蒲喻其容之柔弱荷蓮菡萏喻其色之芳華也故以起興

澤陂三章章六句

觀陳風所存諸詩可以見陳之先亡矣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二